

# 克己奉公 永葆本色

■莫素娥

教育很大,也让群众深受感动。每当部队离开村子时,杨秀峰都要求战士们看看借用的东西有没有归还,损坏的东西是否赔偿,住房是否打扫干净,是否给群众挑了水,有无违反群众纪律的情况等。一次,杨秀峰带领进入一个村子,发现老乡们没有盐吃,就和干部战士们将自己带的盐全部分给了乡亲们。

因之前被炸伤过外耳道,手臂也因伤致残,加上根据地的生活艰苦,杨秀峰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。有同志不落忍,便用自己的钱买了几个鸡蛋给他,他却把鸡蛋送给了伤病员。

解放后,在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杨秀峰,和抗战时期一样,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作风。1951年春,他带人去地方检查春耕生产,县里的同志准备了一顿较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。他看到后非常生气地质问:“你们这是干什么?”县里的同志解释说,只是想对省里来的领导表示欢迎。“怎么欢迎都行,非要采用这种吃饭喝酒的方式来表示?”他继续说,“难道你不知道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吗?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县还有多少贫困户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吗?”最后,这顿饭在杨秀峰的建议下分送给了当地烈属,他依然和大家一样,吃小米饭和咸菜。

在生活上,杨秀峰不但严格要求自己,同样也不允许家人以任何理由搞特殊。1942年,他的儿子由敌占区接到根据地。孩子生日那天,工作人员设法找来了二斤面,包了一顿素饺子。杨秀峰检查工作回来,见到儿子非常高兴。吃饭时,看到工作人员端来饺子,他马上问:“今天食堂都吃饺子吗?”他听说不是,便让工作人员立即把饺子端走。家里人说道:“今天是孩子的生日,就让他吃了吧!”杨秀峰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身为负责干部,自己作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,家里的人都说不服,怎能说服群众?”最后,他还是把饺子送给了伤病员。

1954年9月,杨秀峰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。这一年,他的儿子杨为民高中毕业了,希望能公派到国外留学深造。当时,杨为民的考试分数很高,政治、为人等各方面表现都不错,只是体检血压稍高一些。教育部负责的同志们在审批杨为民出国留学的事情时,一致通过了。然而,杨秀峰却诚恳地说,别人的孩子血压高不去,他为什么能去?我的孩子坚决不能搞特殊。虽然杨为民出国留学的梦想未能如愿,但他继承了父亲杨秀峰勤奋好学、廉洁从业的品质,通过刻苦学习、努力钻研,后来成为知名的科技专家。

20世纪60年代,市场上家用电器比较难买,杨秀峰的妻子孙文淑托人在天津按市场价买了一台冰箱。杨秀峰发现并了解情况后,生气地说:“作为国家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,不能带头搞特殊,走后门就更不可以了。”最后,冰箱被退回。

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,还是全国解放后在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任职,杨秀峰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。杨秀峰永葆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本色,严于律己、率先垂范,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。

## ★ 清风正气歌

在教育界,他被称为“红色教授”,是新中国的教育家;在战场上,他骁勇善战,以他为首创建和指挥的冀西游击队是太行山区的一支抗日劲旅;他还担任过冀南行署主任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、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。他就是杨秀峰——不管身居何种职务,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本色,廉洁清正、克己奉公,在生活中从不搞特殊。

在冀西开展革命工作时,当地山多地少,经济困难,杨秀峰带头与群众同甘共苦,与干部战士一样,每月只领取1元津贴,和大家一同吃糠窝窝。有一次,在离开昔阳的行军路上,他十分关心途中借宿有没有让老百姓受损失,便问同行的同志:“米、油、菜、柴钱都给了没有?”当得知柴钱没有给时,他立即命令同行的同志返回驻地,给房东送柴钱。房东感动地说:“为了几个铜板,让您跑了几十里路,杨先生的队伍真是秋毫无犯呀!”

杨秀峰带领部队经过一片农田时,他骑的战马受惊,跑到田里踩坏了庄稼,他当即拿出自己的津贴赔偿给受损的老乡。这件事对在场的战士们



夏日园林(中国画)

陆千波作

## ★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今天,我是一个采风者,听风、听故事……

营区后山的樱桃树,结出了一颗颗橙红色的小樱桃。樱桃树旁,杏树也大大方方地拨开叶片,露出黄澄澄的杏。

行至山脚下的某炮营训练场,我看见身披战斗装具的战士们正练得火热。他们的皮肤黝黑发亮,挂着细密的汗珠。我顿觉他们的劲头如同头顶的阳光,照得我心里热烘烘的。

示范班的陈班长带我走近他们,并对眼前正在展开的训练课目和武器装备进行简单讲解。

我与战士们相隔几步,默默地看着他们迅即展开又一轮全流程演练。

车辆启动时产生的气浪,翻滚起土黄色的沙尘,在轮胎处形成一道薄薄的屏障,又随着车辆的前进飘散。很快,车辆停稳,战士们根据各自的岗位职责,执行相应操作,动作干净利落。等到训练结束,我瞧见他们的脸颊在汗水和日光的浸染下,变得红扑扑、汗津津的。

这样的训练,战士们每天要进行许多次。而每进行一次训练,他们的衣服就会湿透。原地休息时,潮湿的衣服很快又会被太阳烤得微干,衣服总在干湿之间循环往复,直至一整天的训练结束。

“每次实弹射击,我们都想打出好成绩。咋能打出好成绩?就靠一个字——练。”陈班长说着,看着眼前的装备,“我当兵十几年,看着一代代新装备列装,感觉挺自豪的。”已是一级上士的陈班长,

# 诗传情 爱如山

■贺兰津

## ★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在父亲的精神世界里,军旅诗词不仅铭刻着青春岁月的热血,更承载着戍守高原、奉献青春的铿锵誓言。那年夏天,我偶然间读到的信件,使我立下志向,沿着父辈们的足迹,走好军旅路。

在我童年时,父亲长年在高原当兵,每当他探亲回家,都会兴致勃勃地拿出与战友们的合照,给我讲戍守高原的故事。讲到高兴时,他从上衣口袋中翻出个笔记本,吟诵那些饱含深情与豪情的诗词:“心系军中勇士情,至今仍恋老兵营……”最初,我未曾料想到,泛黄的笔记本和那沓霉迹点点的旧照片,竟然承载着如此厚重的记忆与情感。

父亲说,那是一个严冬,高原凛冽的寒风呼啸着,带来远处雪山的冰冷气息。父亲和战友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,需要将一批重要补给运送到一个偏远的哨所。山路崎岖,加之冰雪覆盖,路途是“十里崎岖半里平,一峰才送一峰迎”。然而,父亲和战友们并没有退缩。风雪交加,视线模糊,他们只能凭借着感觉前行。车轮在冰面上打滑,他们不得不下车铲雪,铺设防滑链。他们克服高原反应引发的头痛、呕吐和乏力,凭借着顽强意志,将补给安全送达哨所。当战士们看到他们冒着风雪送来补给时,激动得直流眼泪。任务结束后,他们围坐在温暖的帐篷里,庆祝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。大伙提议让爱好写诗的父亲创作一首军旅诗,以纪念这次非凡的经历。他思索良久,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:“烽火连天万众急,铁汉柔情心相依。边关岁月如流水,忠诚铸就千秋诗。”

讲到这里,父亲的神情变得复杂,其中既有对战友的怀念,也有对自己青春岁月、军旅生涯的回忆。父亲和战友们,将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他们守护的高原,其中沉淀的情感,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读懂。

上高中后,父亲想让我读军校的愿望愈发强烈。每当我有些迷茫或动摇时,父亲总会用那句“男儿作健向沙场,自爱登台不望乡”鼓励我。我如愿拿到军校录取通知书时,内心激动难眠。直到深夜,我走进书房,打算将录取通知书收好。我拉开抽屉,看到一个古朴的木

说话时一双眼睛始终泛着亮闪闪的光,丝毫不见疲态和倦怠。

趁着训练间隙休息,几个年轻的战士走向训练场旁的那三棵桑树,摘下紫红的桑葚;用水壶里装的水简单冲洗后,放入口中。他们捧着一些递给坐在树荫下的战友。当甘甜的紫色汁水顺着舌头滑入喉咙,大家的神情流露出满足,一张张脸上洋溢着笑意。

我打量着眼前的土地,一簇簇紫色小花轻摇,像在唱一首只有风听得懂的歌曲。我闭上眼,似乎听觉更灵敏,能听到发出“咕咕”叫声的鸟,正在树枝间蹦跳,能听到树叶的抖动、不远处靶场传来的枪声,更能听到战士们相互之间的打趣声——这眼前的世界,是青春的模样。

营区后山的斜坡下,有家小超市。超市里的大哥圆头圆脑,身材也胖胖的。他在门口朝营盘张望,手里拿着一把蒲扇,见着谁,脸上都是乐呵呵的。

大哥很热情,听闻我要在超市处等人,便起身招呼我进屋坐坐。我这才发现,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。

超市很小,一条狭长的过道将货架和柜台分隔开来,宽度大约也只能允许两人同时通过。

“坐吧。”大哥招呼我时,顺手从冰柜里取出两根雪糕,递给我一根,“这天太热了,吃根雪糕凉快凉快,别客气!”

尽管我再三拒绝,却推辞不过他的好意。见我接下,他看上去更开心了。他对我说:“看不出来吧,我以前也是当兵的,后来退伍的时候赶上雪灾,救灾的时候一着急,从房顶摔下来,落下伤残。”

我有些意外,便和他交谈起来。“我不是老板,我是给人打工的。”大哥笑笑,“本来只是我媳妇在这儿干。这

店老板人特别好,一听我这情况,干脆让我过来跟我媳妇一起工作。我俩加起来工资也不多,日常够花了。”

接着,大哥又指向外面:“我家就在那边山脚下的村子,不远。超市后面那些果树,都是我栽的。我还养了一窝鸽子呢,每天跟它们做伴,挺好。”

透过半开的窗户,我瞧见那一群灰色的小鸽子正绕着枝头飞来飞去。风透过窗户吹进来,拂过大哥的微笑,恍惚中,我觉得这原本干燥的空气,变得有些湿润。

大哥健谈,他说,当兵的5年是他最怀念的日子;尽管退伍已经十余年,但刚来小超市上班的时候,每天听到战士们的口号声、歌声,都感觉特别亲切,也不知怎么,一连半个月竟天天做梦,梦回当兵的日子。

我们说话的时候,他不时扭头看向窗外,盯一会儿再转头回来——透过窗户,恰好能看到炊事班,他以前当兵时,就是炊事员。他对我讲了许多属于他的军旅记忆:讲到睡觉时会给他掖被角的班长,讲到同甘共苦的战友,讲到凌晨四点半起床准备早饭,讲到目送飞机飞向苍穹,讲到当班长带兵的点滴……我分明能从他那双眼睛里,看到夹杂着怀念、渴望却再也不可得的眷恋。我想,倘若他不受伤,也许会一直留在部队。

聊了没多久,一队战士挤进了小超市。有人要记账,有人要找零,一时间大哥忙得不可开交。见状,我便拿过大哥的记账本,帮他记下那些需要记账的人名、钱数。等到战士们离开小超市后,大哥又晃回柜台,拎出一袋樱桃放在我面前。见我推辞,他有些着急:“别客气,你刚帮我忙了呢!这樱桃是自己家种的,不是花钱买的,你

尝尝嘛。”

见我品尝了一颗,大哥又变得乐呵呵,语速也放慢了些:“等会儿你嫂子来接班看店,我给你到后面的杏树上摘点杏子,可甜了呢。前两天他们从山上结束训练回来,我都把那些杏摘好,放在路边让他们自己拿。训练真是辛苦啊!”

许是长时间经营的缘故,大多数战士与大哥相熟,有时人未至,呼唤“大哥”的声音先到,叫得大哥心中暖暖的。

“我就乐意听他们喊我‘大哥’,有时候能给他们出出主意、帮帮忙,我就觉得自己还有点用。”大哥说,自己被喊“大哥”的日子久了,渐渐地,也真的扮演起“大哥”的角色——年轻战士遇到烦恼找他吐苦水,他就给战士们开解、鼓劲儿;年纪稍大的军士会与他闲话家常,聊聊远在异地的妻儿;炊事班的那些老班长更是与他关系好,有时交流分享属于炊事员的体会。

“大家都是军人,甭管哪个年代的,都有共同话题。我有时候就开导他们,大哥走路都费劲,身上时常疼,却还是每天乐呵呵的。你们身体都健康,就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。”大哥说着,自己又笑了,“当兵有意思,真是怀念啊!”

这个岁仗已不再矫健的老兵,依然乐观而顽强,精神上始终军姿挺拔。

又一阵风吹来,我等待的同行之人到了,便起身告辞。走出小超市几步后,我听见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:“再见啊,战友!”扭头回看,他正站在小超市的门口,摇着那把蒲扇,朝我们挥手。

走远后,我突然想起,我甚至都不知道大哥姓甚名谁。但转念一想,这又有什么要紧呢。当风吹过这片山的时候,满山只会回荡一个相同的姓名:战友。



## 边关草木志(二首)

■马雪宁

### 雪莲

这就是雪莲,班长说听起来如同在介绍一位战友

雪莲全无想象中的神秘  
它的茎叶像甘蓝  
花瓣像染霜的叶片  
花柳像染霜的叶片  
花柳像染霜的叶片  
兢兢业业地开花  
仿佛对足下的方寸之地  
负有某种责任

复行数十步  
更多雪莲出现在视野中  
这朵含苞、那朵怒放  
还有一朵正孕育着飞翔的种子  
瘦长的种子里  
装着根须、叶脉  
装着阳光下玲珑剔透的花苞  
以及凌寒盛开的从容

凛冽的风中,种子翩跹而上  
踏上新的旅程

班长摘下嵌在我领口的一颗种子  
把它送回风中。他说  
每朵雪莲花都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 
五年、八年,甚至更久

我目送种子飞向远方  
一份敬意在心中聚拢、凝结  
我信那份敬意会融入我鲜红的底色  
和我一起成长  
寒来暑往间  
慢慢长成它终将长成的模样  
开出光荣的花朵

### 格桑

嘿!格桑见到你,方知见过你

你曾玉立于图书馆和礼堂之间  
与众多薇、堇、菊、葵相伴  
你略显拘谨地  
香着,梦着  
你的“国名”唤作秋英

嘿!格桑你来到高原  
高于蝴蝶们的芳踪织成的栈道  
你几乎长成一棵树  
初具树的傲骨  
你披一身利剑,如松柏栉

风的素手卸下你的红妆  
像撕碎一页含泪的信纸  
阳光的奏鸣  
惊醒你弹匣里列队的火种  
所燃之处  
响起一串脆灵灵的足音  
一、二、三、四——

嘿!格桑你铿锵的步履  
向着高处  
你成为你们,成为千千万万  
更多的足音加入,向着更高处行军  
踏着嘹亮的歌声  
一朝朝霞抖开她绯红的羽翼

## 背囊

■王方方

紧急出动哨音,大远背囊,在给养库等待  
豹子一样的速度,刹那间沸腾

当呼吸与心跳跳过迷雾  
战士的肩上  
不止三天三夜未眠的潇洒——  
敌情紧迫,命令一道接着一道  
乌云压境,阳光在射程之内

让一股温情  
引燃另一股激情  
战场上,夜晚呈现的  
拂晓只能点亮  
斑斓的迷彩融入黑暗  
或许表情凝重、氛围窒息  
更多的是  
披荆斩棘,直捣敌营

——沉默着,与战友前进  
其实,背囊里是朴实而简单的爱  
比如,军被、被帐以及恋人的照片  
简短的硝烟间隙,它与阵地  
浑然一体  
仿佛故乡以及多年未回的家



# 长征

第6141期